

雙城記 何冀平 西出陽關 賈植芳堂

河西學院圖書館的樓上，很清靜，放著一組簡單陳舊的傢俬：沙發、圓桌、寫字枱、衣服、手杖，正中是一尊塑像，這裡是「賈植芳堂」。

賈植芳，「胡風分子」、「七月派」重要作家，翻譯家，當代文學研究權威，比較文學奠基人，曾任復旦大學教授，圖書館館長，一位具有高尚人格和獨立精神的知識分子，教學在上海，家鄉在山西，怎麼來到西北的張掖？

三年前，作家李輝攜帶三千多本藏書，三十六封賈植芳先生親筆書信，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陳思和帶著賈植芳先生私藏的七千多冊藏書，連同復旦大學圖書館的二萬六千多圖書，作家王安憶挑選自己第二藏書一百二十冊，復旦教師和買門弟子三十多人，連袂捐贈河西學院，他們都是賈先生的弟子，為了不能忘懷的記憶。李輝回憶對先生的第一印象，是復旦中文系資料室裡一個瘦瘦的老頭。

「當時，我去資料室借一九六零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巴金全集》，老頭問我要幹嘛，我說要研究巴金。他把我帶到另一個書架前，告訴我要研究一個作家就必須看他的作品最初版本，然後才能知道作品修改的過程。」我後來才知道他就是賈植芳。弟子們說：在遇到賈先生之前，就是一個在黑暗中摸索的人。在這之後，人生才清晰起來，先生是精神之父。陳思和站在先生雕像前說：「先生您曾經多次說，要認識中國，就要去西北。」

一個關於「一帶一路」的報告中提到，很早很早以前，一位西方學者說：「中國重新重視西北之時，就

是興起之日」。賈先生真有遠見卓識。對賈先生的紀念不僅有對他個人的懷念，更有對學術的傳承。專家們帶著自己的學術成果而來，把從賈先生那裡繼承下來的先進學術理念和嚴謹的為學精神，播種到河西走廊的學子們中間。

書法家蔡仲渝先生題寫了「賈植芳藏書陳列館」，黃永玉先生書寫了「賈植芳堂」。復旦大學上海大學的教授帶來了他們的學術講座；觀復博物館館長馬未都帶來《我與觀復博物館》；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熊光楷將軍帶來《國際關係和國家安全》；媒體人曹景行先生講述《我所經歷的美國總統競選》；小說家畢非宇講《讀魯迅》；陳曉卿講《食品裡的中國》；我是第十二講《第一樓頭看月明》，同期，鳳凰衛視主編程治平為傳媒學院講《媒體人的素質》，六根綠茶為文學學院講《怎樣讀書》，隨後的講座還將源源不斷。

賈植芳一生四次坐牢都是政治犯，他說：「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是認真付出過沉重的生命代價的。我在這個世界裡的追求、愛憎、信念以及種種個人遭遇，都可作為歷史的見證。為青年及後代提供一些比正史官書更加豐富和實在的東西。」羨慕河西學院的學生們，他們可以隨時從書架上拿下一本書，翻開一本名人簽名本，從中找到一段生命的軌跡，追尋一個全新的課題，去探索一點人生的真諦。

而「把人字寫得端正些」，是賈植芳留給天下學子的銘文，先生夫婦膝下無子女，河西學院是他們最後的歸宿，有千千萬萬學子與先生相伴，我也有幸是其一。

此山中 鄧達智

她添體重了，跟廿多歲風華絕代佳人模樣相拒未免太遠。畢竟52歲，對一名女性，尤其拉丁意大利裔女性來說，足足漲了三個碼的身材並非沒可能。她是蓮達(Linda Evangelista)，上世紀90年代超級名模大姐大。

當年名言「我與好友姬絲蒂那天沒有一萬美元，那天不起床！」衝口而出，沒想到成為時裝歷史上，記錄那段時裝黃金時代至堪玩味的一句話。她沒誇張，這句話正正反映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前Super-Model統率了從未試過如此興旺的時裝界，甚至娛樂界。

名氣如何盛？那些年，不少荷里活女星的氣勢與收入都被這位超級女孩掩蓋。記者偷拍了幾天前在機場登機的Linda，也偷拍了她「名言」中提及的當年密友姬絲蒂——Christy Turlington，48歲的她不施脂粉、跑步穿越紐約市，正在練習馬拉松；一連幾次，為她創辦的慈善組織Every Mother Counts籌款，跑在世上幾個重要馬拉松舉辦地，從倫敦跑到非洲坦桑尼亞、從半馬跑到全馬。

並非純粹隨便被偷拍，記者的安排另有因由……米蘭時裝周舉行在即，紀念意大利名師Versace遇刺逝世二十周年，聽聞品牌負責人Versace妹妹Donatella請來當年時裝界最具代表性的幾位超級名模，Versace的愛將出場，再展芳華向大師致敬。

對照記

畢竟她們當年上位被捧至如日中天，大師後面發功，功不可沒。媒體的偷拍對照一些事實，最終在米蘭台上致敬的五位超模，只有仙蒂歌羅維、Naomi Campbell為原裝超模五人組成員，也是1991年四位咪嘴唱著紅極一時歌星George Michael（去年聖誕節心臟病發離世）新歌《Freedom》，成為佳話，一時間人人人聲紅透半邊天，也為時裝歷史締造了永恒時刻。缺席正好是Linda及Christy，換上的名模曾亦是Versace愛將，名氣一樣響噹噹Claudia Shiffer、Helena Christensen及前法國第一夫人布魯妮(Carla Bruni)，遺憾她們不是原裝那組人。不少粉絲失望，這可是難能可貴讓四人再聚台上的機會。以後，看到她們同台盛放的機會更微啦！

大家看到記者偷拍的结果，自然明白加在一起快250歲五人的外表形相猶如凍齡，時光沒流走過，不愧名模中的名模，美艷依舊。但Linda近年整個人圓壯起來，即使想念她的粉絲不介意，她自己卻似乎介意再讓發福相展露人前。

近年出席活動不施脂粉的Christy，年初為Valentino拍攝廣告及剛剛出版她登上封面十月號《Vogue》德國版，毅然不化妝，以最自然面貌示人。二十二年齡，26歲的Christy步下天橋回歸大學校園，從此只能在不斷拍攝的廣告中得見伊人。近年投身慈善濟世事業，更難想像再披鉛華，展示人前！

作業簿 林作

深水埗城巴交通意外剛過去了幾天，又聽到了本港一個北上旅行團的旅遊巴在廣州番禺遇上慘烈車禍，多人死傷，實在令人十分悲痛。

今年香港有關公共交通工具的大型意外特別多，在二月時就發生了自焚事件。最近一位民主派議員就因為港鐵及保險公司拒絕向傷者賠償，聯同部分傷者及其家屬召開新聞發佈會，要求港鐵就事件負上責任及希望政府檢討現時涉及港鐵意外的賠償機制。

不過這次我難得地站在港鐵那一邊。老實講我基本上對港鐵毫無好感，所謂的車費可加可減機制卻只看到向上調整，班次經常延誤，最近還多次出現訊號問題導致大擠塞，不過以事論事，以我所知港鐵所買的责任保險只保障因為港鐵疏忽而造成的第三者人命傷亡，但該縱火事件並非港鐵可控制範圍之內，更加不是由港鐵所造成。要透過民事索償，舉證責任在於原告，有成立的表面證據證明被告疏忽，仲裁才可審理；可是，此事清晰不過，由疑兇一手造成(Res ipsa loquitur - the fact speaks itself)，既然錯不在港鐵，公證行的判決，合乎常理。

在另一個角度看，港鐵可否避免此次事件的發生呢？我看很難。要像機場安檢般檢查乘客所攜帶的物件幾乎不可能，在繁忙時間絕對會造成大擁擠而怨聲四起。而設立鐵路特警也不太現實，一來列車太長，要趕去出事地點可能為時已晚，二來以香港列車數目及班次頻密的情況，要投放的人手及資源也可能是天文數字。要說港鐵可以改善的地方當然有，如將滅火筒的位置擺放當眼地方等，但要將責任怪在港鐵上也未免太過。

就這次事件，港鐵前為傷者舉行籌款，籌得港幣247.5萬，當中包括港鐵的200萬及市民的47.5萬，而早幾天港鐵再額外捐出500萬港元資助傷者，可說是已經十分盡責，民主派的那位議員又豈有不明白之理？不過，政治騷還是得做，為的是3年後的選票。

隨想 興國

朋友邀我到文化中心，聆聽香港中樂團四十年揭幕音樂會「心繫香港四十年」。音樂會的場刊，有藝術總監周惠昌的前言，全篇是用茶來作比喻，以茶的甘苦來形容中樂團四十年來的發展，蠻有意思的。

周惠昌總監首先用港人愛喝的普洱茶，來形容音樂會的頭炮樂曲，是兩首經典名曲《大得勝》和《二泉映月》。《二泉映月》那一再重複的主題節奏，確實帶我進入普洱回甘的況味之中。港人除了普洱之外，女士們最愛的花茶之一，自然是首推茉莉花茶。周惠昌以此來比喻和汪明荃及葉麗儀合作演出的經典情歌，讓我回憶起當日在文化中心聆聽時的情動感受。香港飲料的特色佳作，無異是奶茶加咖啡的「鴛鴦」，用此來形容中樂團和西方樂

茶與中樂

器的聯合演出，最是合切。當然「梁祝」最是雋永，最令人回味。

以上三種茶，不禁使人想起港人起床後的兩部曲，首先是男士到茶樓泡杯普洱，來個「一盅兩味」，女士則來壺茉莉花茶，來兩客輕盈的點心。然後到了正午時分，打工仔和學生哥到茶餐廳叫碟客飯，來杯冰凍的鴛鴦，再心滿意足地上班和上學。這就像聽罷中樂團的演出後，懷著滿足的心情回家睡個安穩覺一樣。

龍井茶要喝新鮮，這場四十年揭幕演出，請來了伍卓賢創作新曲《大樹》，以「小島」、「燈火」、「火龍」和「守望」的主題，象徵中樂團扎根香港，歷經風雨而茁壯為大樹，祈願中樂團能從大樹長成百年的普洱老樹，年年都可以採摘到令人回味無窮的新葉。

百家廊

若荷

延慶，怡人的「世葡園」風情(下)

延慶，位於北京的西北部，三面環山，一面環水，氣候宜人，素有北京「夏都」之稱。這裡街道整潔，綠樹成蔭，生態環境優良，是首都西北重要的生態屏障。這座花園一樣的縣城，十分注重生態建設的保護，家家種樹，戶戶植林，人人擁有着強烈的責任心，對北京的生態環境建設有着特殊的貢獻。這裡的景區及古文化遺蹟很多，除了八達嶺長城，還有野生動物園、珍珠泉、野鴨湖濕地、千家店木化石等。它以獨特的地質遺蹟、歷史人文和生態環境資源，被授予「中國延慶世界地質公園」稱號。

就像我們想像的那樣，延慶的水土，滋養着這一方天地，使這片平坦的土地，變成一座與世界同高設計，同等資質，同等科學水平，與各國科學家們相互學術交流的世葡園、植物園和遊樂園，的確非同一般。沒有它先前的生態保護，就沒有這靜好處子的一方土壤、一方純淨無瑕的水域。踏進園中，只見到處綠草如茵，筆直的楊樹生成濃重的樹蔭，像一排排護衛在世葡園中的衛士，一株株威嚴挺立，樹葉隨着風兒的吹拂颯颯翻動。幽靜蜿蜒的小路從這挺立的楊樹間穿過，幾隻灰色的喜鵲若無其事地在林間跳躍、覓食。路旁，幾朵罕見的小花，在這秋日溫暖的午後，感知着陽光雨露的清新。

不愧是世界葡萄博覽園，這裡有各種葡萄樹，有的葡萄樹齡達到數十年，在木架或水泥杆做的架子上，攀附着各種各樣的葡萄藤，有的是盤在一起向上攀升，有的就如攀緣騰空的長龍，每一塊葡萄園，都整齊劃一，有着相同的長度，相同的造型。這些葡萄樹長約五米，都是葡萄種類中的珍品，約略算了一下，五十年以上的有三八株，最大的一株樹齡為一百二十年。因為是在深秋，園裡的葡萄採摘基本都已結束，但也能發現樹藤根部有一些遺漏，蒼綠的葉下透出果實的晶瑩。

幾名工人在遠處忙碌，葡萄園裡好像正在修整着什麼，有的葡萄架上搭建了紗網，將那個品種的葡萄園區罩住。後來得知，工作人員是為葡萄樹搭建安全網，防止夏季意外襲來的冰雹。有個透明的生態養植大棚，不知裡面種植的是不是葡萄。據工作人員說，這些葡萄都是國內外優良品種，分別來自法國、德國等四十多個國家，內地所有的葡萄品種，這裡應有盡有。每個葡萄園區，都寫有一塊標誌葡萄品種的牌子，用英漢兩種語言標出，以便能夠讓中外遊客看懂。

為了種植這些葡萄樹，園林人員要將帶着

土壤的苗木放於冷庫，使其保持休眠的狀態，等到某個適宜種植的時節，再通過日光溫控的技術，調控葡萄樹苗發芽、生長，結出果實直至成熟，最終達到「周年生產、四季採摘」的效果，也就是說，世葡園的未來，將能全部實現四季掛果，四季供遊人採摘。整個園區集葡萄品種展示、觀賞採摘、生態體驗、景區遊覽、科普教育、休閒娛樂等功能於一體，相信不久後的葡萄園裡，將會有一個收穫的最大場景，寫滿了豐收的甜蜜與忙碌的快樂，用愉快的活動，表達着一種無與倫比的愜意。園區還專門開闢了騎遊線路，讓步行、騎遊與電瓶車分道而行，是人們健康養生最佳遊覽區。

隨着我們騎遊的縱進，眼前的景色更加迷人起來，除了紫色的花，但見一片艷麗的玫瑰紅再次將驚喜的目光點燃，這是一種什麼花啊？一叢叢連成一片，在秋風中淺拂出花與綠葉的波浪，也是蕩蕩鬱鬱的葉叢，也是玫瑰一樣的花朵，美妙、艷紅、浪漫。在這平坦而一望無際的世葡園裡，各種花卉不亞於人工專門種植管理的植物園，不亞於某個世界級別的花博會，怪不得宣傳冊裡這樣寫道：「葡萄架下慢生活，窗外葡萄享田野」，在一片柳樹、白楊樹與自然風光的交匯處，我們竟然發現了一片濕地，濕地裡，生長着成片的葦笛，蘆花在蒼茫的秋色裡舉起，紛揚如雪。

後來我才知道，那片濕地與野鴨湖濕地緊密相連，它們本來就是一個緊密的支系，水鳥在葦草之間飛翔，翅膀輕輕劃着水面，掠起一聲聲清脆的鳴叫。在這些飛鳥當中，最多的是一些還未南歸的候鳥，牠們在淺水的地方邁着修長的腿腳，行動出優雅的姿態。秋冬季，水草低淺，更是暴露了牠們的身體。就在翅膀扇動的時刻，宛如水上的芭蕾舞，那是飛鳥的舞姿。就連那一次臨水的映照，目光裡的驚鴻，都讓人感到別具一番情趣。

到北京旅遊，除了逛故宮，登長城，都忘不了野鴨湖濕地，它位於北京市延慶縣西北部，是華北地區重要的鳥類棲息地之一，保護區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由於時間的關係，我們沒有去野鴨湖濕地，卻意外地在與它相連的水域相遇，它讓我以為，這不是世葡園的一角，而是野鴨湖的翠袖，或是它美麗的裙帶。夏日的野鴨湖濕地，綠色是這裡的主調，而秋天的野鴨湖，沒有了水草的綠意，部分飛鳥南歸，仍在這裡依依遊樂的，應該是一些不怕嚴寒的鳥類。

從未見過如此生動的葦笛，葦穗略帶淡紫

的白，金黃色的野菊花、淡紫色的鸞苑、白色的葦穗和棕色的香蒲果穗在風中搖曳，彷彿水上仙境。這裡廣泛分佈着各種水生、濕地等，那一片片殘荷，可以讓人想見，它們當初是怎樣的亭亭淨植，蘆葦是怎樣的翠綠欲滴。清風吹過，湖面蕩起層層漣漪，遊人在濕地棧道遊覽，幾隻白鷺悠閒地站在略顯蒼黃的蘆葦蕩邊，或翹首東張西望，或展翅騰空飛翔，宛若一幅丹青絕妙的水墨畫。

現代人稱濕地是城市的肺，而在詩人眼裡濕地是美羅如斯，古代一些美好的詩句就與濕地有關。《詩經》裡有過這樣的描寫：「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大大激賞，稱之為「最得風人之致」。而候鳥在濕地上的飛翔，在古人的心目中則更充滿了美的意象：「雁聲蘆葉老，鶯聲蓼花寒」；「落霞與孤鶩齊飛」，以候鳥的遷飛，來寄託詠華不再，遠旅鄉思，難別愁的情緒。

時候不早，可我們都興致未減，一邊往回走，一邊拍照，直到手機裡的電池為零。沿途，依然能夠看到一些遠道而來的攝影愛好者，或是攝影家，人影幢幢，有的早已支起一道攝影架，目光和精神集中在鏡頭之外，把鏡頭頭向已經沉沒在夕陽裡的花海，他們讓我感動的，不是對世間萬物之美的發現，而是那份對於世間萬物之美的執着。把車子放在固定的位置，交到管理人員的手上，我們才慢慢離開。這時候，夕陽已經按時而來，看天色，長空已染上了黃昏。

從世葡園出來，驅車不遠又遇見一處水域，想必也是與野鴨湖有關。湖面寬闊，湖水平靜如鏡，我們在湖邊佇立許久，遊玩到傍晚，不知伏臥在哪裡的一群無名鳥，也在傍晚時分翩翩飛起。牠們在湖水上空飛翔的身影，那般生動而又空靈。夕陽落日，天地一片寂靜、火紅，惟有圓潤的落日與牠們同樣影像分明。在夕陽下看鳥群，與平時感覺不一樣，牠們在湖面上空一圈一圈地飛翔的景象，充滿了野性之美。更加讓人感受到一種歲月的蒼茫的，是那些連綿於水中的蘆葦，牠們輕擁落日，亭立於世間的風塵裡，彷彿暗示着一種時光的隱忍，在如光陰裡，浮動着自己的年華花樣，一片素白。



■葡萄園 網上圖片

古今談 范舉

不少香港同胞前往貴州參觀「天眼」，大家都說中國這個觀察天文技術和科技，比較美國領先二十年。由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台主導建設，位於貴州平塘喀斯特窪地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能接收來自宇宙的微弱信號，有能力把中國中性氫觀測能力從地球同步軌道延伸到太陽系外緣，將深空通訊數據下行速率提高100倍，觀測暗物質和暗能量，尋找第一代天體。

FAST同亞歐地區的射電望遠鏡聯合觀測，就等同於一個亞歐內地面積大小的射電望遠鏡的觀測效果，提供的數據將非常驚人。FAST最終目標是尋找宇宙的規律，就是天體的運行規律及天體的形成演化的規律，從原理上來說，如果存在外星文明的話，那麼他們發出的通訊信號，在我們看起來應該很類似於脈衝星到達我們的時候接收到的信號。

國家天文台射電天文研究部首席科學家李菡說，中國大射電在很多領域都具備超強的能力：發現氣體星系有望在過去的基礎上提高10倍，發現的脈衝星數量有望翻倍，有望發現新的星際分子。射電望遠鏡誕生至今，人類發現約2.5萬顆脈衝星，它們全部位於銀河系內。科學家們將中國大射電首批觀測目標鎖定在銀河系外，希望依靠其超群的靈敏度搜尋銀河外星系的脈衝星。「發現更多脈衝星，從脈衝星中遴選出脈衝信號穩定的毫秒級脈衝星，將來有望應用於空間飛行器導航領域。」

中國要發展航天工業，必須擁有「天眼」這樣的項目。未來5至10年，大射電等項目只是中國大望遠鏡建設的前浪。中國12米光學紅



■貴州「天眼」的FAST口徑達500米。 網上圖片

演藝 小蝶

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間，舞台劇仍未算蓬勃，編劇人才鳳毛麟角，大多數演出劇目都是傳統的中國劇和翻譯劇。香港話劇亦不例外，在八十年代中前，仍是以演西方翻譯劇為主。到了其第二位藝術總監陳尹瑩修女上任，才開始大力提倡創作原創劇。

陳修女不單是一位舞台導演，亦是話劇團的首位劇作家藝術總監，曾為話劇團編寫《西太后》、《誰繫故國心》、《花近高樓》等多個劇目。她亦曾以「面臨大限」為主題，為話劇團首次構思主題劇。她透過不同的題材，以個人、城市、國家和民族的立場探索香港人在「大限」來臨前各方面的蛻變和衝擊下，個人價值觀念所發生的轉移和變化。這個劇編排意義重大，因為它話劇團從推介外國名劇和追求戲劇藝術的重心，開始轉移和傾向探討香

不惑之年的劇團之二

港前途問題、表達香港人的情懷和心態的新定位。話劇團的演出不再是遺世獨立的純藝術作品，而是劇目主題與當代社會環境和政治氛圍緊扣結合，與社會議題掛鉤的一項社會及文化研究對象與創作。

陳修女撰寫的《花近高樓》曾遠赴三藩市、多倫多和紐約市巡迴演出九場，是話劇團邁向國際舞台的第一步。加州州長和紐約市長為了表揚話劇團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均先後宣佈該劇在三藩市和紐約市的首演日為「香港話劇團日」。話劇團在七七年創立，卻一直沒有固定團址。要到八八年遷入新落成的上環文娛中心後，辦事處和排練場地才終於歸納在一起。

陳修女離任後，楊世彭重掌團務。他為了開拓內地和海外市場，在九十年代初從廣州招聘四名雙語話劇演員和邀請著名的國語演員演出，以推動國語話劇。同時，他亦邀請多位在

內地享負盛名及新晉導演為話劇團執導。楊世彭先後服務話劇團十三年，是迄今任期最長的藝術總監。二零零一年，話劇團脫離政府架構和管治，成為「公司化」的慈善機構藝術團體，由康樂文化事務署撥款。公司化後的首任藝術總監為毛俊輝，行政總監為資深藝術行政人員陳健彬。話劇團成立理事會，共同制訂、頒行和監察話劇團各項營運政策和程序。「公司化」後的話劇團挑戰很多，亦有不少創舉。零八八年，陳啟權接任，不經不覺已經在話劇團任藝術總監近十年光景了。

本月上旬，話劇團舉行四十年誌慶酒會，很多劇界的新知舊雨都來祝賀。雖然我離開話劇團的時間比我任職的時間多了一倍，但我對這個劇團始終有一種特別的感情。所以，那天我高興與她出席酒會，亦期待著參加其更多的周年誌慶酒會。